

雷锋传

LEIFENGZHUAN

1940-1962

一个人的作用，对于革命事业来说，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连接和固定，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能够运转自如，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。螺丝钉虽小，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。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，才不会生锈。人的思想也是这样，要经常检查，才不会出毛病；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。

胡世宗 陈广生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雷锋传

LEIFENGZHUAN

1940-1962

一个人的作用，对于革命事业来说，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，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运转自如，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。螺丝钉虽小，却关系着不可忽视的大事。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。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，才不会生锈。人的思想也是这样，要经常检查，才不会出毛病。我要永远做一颗螺丝钉。

胡世宗 陈广生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沈阳·

© 胡世宗 陈广生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锋传 / 胡世宗, 陈广生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313-4162-8

I. ①雷… II. ①胡… ②陈… III. ①雷锋 — 1940~1962 — 传记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9093号

雷锋传

本书策划	韩忠良 常 晶
责任编辑	韩忠良 常 晶 张玉虹
责任校对	陈 杰
封面设计	杜 江
版式设计	马寄萍
幅面尺寸	165mm×230mm
字 数	230千字
印 张	15.25
印 数	1—30 000册
版 次	2011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1年12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162-8

定价: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向陽
志學
為樂

引言

1962年8月15日，是人民的好儿子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离开人世的日子。这一天的日历是黑色的。

雷锋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。雷锋是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丧失了活鲜鲜的宝贵生命的。

到2012年的8月15日，雷锋逝世整整五十周年了。如果雷锋还健在，他已年逾古稀了。

五十年，半个世纪啊！岁月的风云从中国大地上匆匆掠过……

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发表以来，全国全军广大群众学雷锋的热潮就从来没有停滞过。

雷锋，只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个普通的士兵，但他的名字却为亿万人铭记在心，他不仅在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家喻户晓，而且也走出了国门，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也为人景仰。

人，

应该

怎样生？

路，

应该

怎样行？……

这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所写长诗《雷锋之歌》中的经典句子。是啊，人为什么活着？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？古往今来，生活在世间的人们，都在不断地在生命途中探寻着答案，雷锋却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，做出了一个明确的、响亮的回答。

雷锋说：“我活着，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。”

他还说：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”

数十年来，雷锋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持久的赞誉。

雷锋是几代人公认的人生榜样，他走过的人生道路，值得我们认真地探察、细致地领略……

让我们一起来追寻雷锋这短暂的一生所留下的扎实而光辉的脚印吧！

1959年10月25日

青春啊！永远是美好的，可是真正的青春，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，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。

——《雷锋日记》摘抄

上篇：在家乡起步

我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，党像母亲一样扶着我，领着我，教会我走路。我每前进一步，这里面都倾注着党的关怀和培养！

——摘自《雷锋日记》

一、血和泪浸泡的童年

人们都说雷锋是“苦孩子，好战士”。这个“苦孩子”，说的就是他的童年充满了苦难。

雷锋 1940 年 12 月 18 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叫简家塘的小山村里，他的家在一片贫瘠的连绵丘陵中，那是几间不避风雨的茅草屋，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。雷锋出生的那年是旧历的“庚辰”年，父辈就给这个苦命的孩子，起了个乳名“庚伢子”。

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祖国山河大片大片地沦入敌手，日寇的铁蹄蹂躏了湖南、湖北的许多地区，湘江两岸成了豺狼当道的世界。汉奸、走狗、恶霸地主为非作歹，穷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雷家与苦难的乡亲们一样，生活的灯火在这时代和社会的凄风冷雨中忽明忽灭……

庚伢子不满 7 岁那年，他就只剩下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母亲了！

他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刚强的女人。她 1910 年出生在一个造船铁匠家里，铁匠家孩子多，她出生后，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张元满，意思是到她这儿就结束了，不再要生孩子了。由于父母无力抚养，生下几天就被送进长沙一家外国人开办的育婴堂。雷锋家乡有个姓杨的妇女在育婴堂当奶娘，很喜欢元满这个小女孩，就设法把她抱回家抚养，养到五六岁时，养母又

生了儿子，家里无力抚养两个孩子，就把她送给简家塘雷家做了童养媳，与雷明亮完婚后，人称“雷一嫂”。

元满十几岁与雷明亮结婚后，就担负起了雷家的生活重担：插秧，种菜，养猪，喂鸡，做饭……样样都行，她是一个勤快的人，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也是一个聪明贤惠的人。她能干粗活儿，也能干细活儿，比如刺绣，就是一把好手，她的湘绣，还有打的草鞋，都能拿到市上卖个好价钱。她在工厂里做过女工，提篮做过小生意，比一般农家妇女有更多的见识。

元满是一个刚强的女人，有多少生活的磨难她都自己扛着，有多少苦水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。她也从不讲给庚伢子。

只是，只是，到了这样的一天……

这是1947年的夏天。地主唐四滚子的女儿要出嫁，就在佃户中找能工巧手来给他女儿做嫁妆。元满被找去了，没有料到的是，受到了地主的凌辱和迫害，叫她有冤无处申，有苦无处诉。元满怀着满腔的悲愤回到了家。回家后也是很少说话，很少出门，时常背着庚伢子暗自落泪，有时就到雷明亮的坟上痛哭一场。

这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村子临近的黄花塘坪坝上里来了唱影子戏的戏班子，庚伢子知道这天妈妈心里不痛快，就想拉着妈妈一道去看影子戏，让妈妈快乐一点。他回到家一看，妈妈呆呆地坐在床上，泪痕满面，愁容不展，好像有无限的冤屈憋闷在心头，他扑到妈妈怀里，想拉妈妈去看戏。

妈妈此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从眼眶里不断线儿地涌了出来。她把庚伢子紧紧抱在怀里，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小，要是没有了妈妈，你可怎么活呀！”

庚伢子似懂非懂地听着妈妈说出这样很令人费解的话，他在妈妈怀里仰着脸，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哭，我不离开你！”

妈妈用发直的眼神把庚伢子从头看到脚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孩子，看你小手小脸弄得这么脏，来，妈妈给你洗洗！”

妈妈打来一盆清水，给庚伢子的手和脸洗干净了，然后把他拉到身

边，紧握着他的小说说：“孩子，你可记得你的亲人都是怎么死的？”

庚伢子睁着疑惑的眼睛，摇了摇头。

接着，妈妈给他讲述了一个个亲人的悲惨往事……

在妈妈凄惨的讲述中，幼小的庚伢子的心头闪现出一个个至亲亲人的面容……

爷爷雷新庭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多年租种地主家的土地，风里雨里成年累月地劳作，把腰都累弯了，仍维持不了一家人半饥半饱的日子。1943年的冬天来了，地主上门催收租子，说如果不把这重重的租子交上，来年就不准许雷家租种他家的土地了。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过年了，富人家都杀猪宰羊的，雷家却吃不上饭，没有下锅的米，哪还有钱交那么多不讲理的租子啊！还不到60岁的爷爷又急又气，就在这个年关被地主活活逼死了！

爸爸雷明亮曾经有与爷爷不一样的命运。他是觉醒了的农民，虽然也和爷爷一样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过活，但他1926年参加了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，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，并且在农民自卫队里当队长，敢于同土豪劣绅作斗争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农民运动转入了低潮。雷明亮到长沙市仁和福油盐号当了挑夫，终年奔波在湘江两岸。抗日战争第二年，日寇大举进攻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还不管人民的死活，放火焚烧了长沙城，真正是兵荒马乱啊！在这个当口儿，资本家仍逼着雷明亮到江边运货，结果遭到了国民党兵的毒打，吐了血，内伤成疾，丧失了劳动力，却被老板解雇，回到了家乡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他带着伤病种田、抬轿子、打零工，勉强维持生活。1944年秋天，日本强盗侵占了长沙一带，雷明亮又被抓去当挑夫，再一次遭到毒打，吐血严重，没有钱治疗，在第二年的春天死去了。死的时候年仅38岁。

最惨的要属庚伢子的哥哥雷振德，这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啊！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年仅12岁，为了多为母亲分担一点忧愁，为了让弟弟能吃上饱饭，他毅然离家到一百五十公里开外的津市一家机械厂当了童工。他年纪太小了呀，12岁呀，才12岁呀，12岁的孩子怎么能经得起一天十多个小时繁重劳动的折磨啊，振德去了不久便得上了童子痂，也就是现在的肺结

核病。那时候肺结核病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不可医治！一天，他突然昏倒在机器旁，轧伤了胳膊和手指，精于算计的以压榨童工油水发财的资本家不仅不给他治伤，还把他解雇了。进城务工还不到半年的哥哥，拖着病残的身体回到家里。他惦记着担负起爸爸不在的沉重的家庭重担，伤势稍好一点，就又到江边溁湾镇一家印染作坊去当童工。他本来就是肺病，没有得到治疗就又上了班，由于劳累过度，病情一天天加重，他瘦成了皮包骨的模样，伤病没有钱医治，1946年也死去了。

屋漏偏遭连阴雨。穷苦的人家常是祸不单行。庚伢子仅有两岁的小弟弟也是有病无钱医治，加上饥饿难耐，竟也在母亲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……

这些悲惨的往事，有的是妈妈简单叙述的，有的是庚伢子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。

妈妈流着眼泪抱着庚伢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样小，要是再没有了妈妈，你可怎么活呀！”

小小的庚伢子，不怎么明白妈妈话里有话，不怎么懂得妈妈这话里沉重的内涵，他仰着脸看着还在流泪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哭，我不离开你！”

妈妈把外衣脱下来，披在庚伢子的身上，哽咽着说：“往后，妈就不能再疼你了……”庚伢子更加不解，眼睛里充满了疑惑。

妈妈把庚伢子领到隔壁的本家六叔奶奶家，请六叔奶奶代为照看一晚上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庚伢子跑回家，他推开柴门，完全惊呆了：妈妈的身体悬在梁上，他慌忙扑上前，紧紧抱住妈妈的两腿，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，不住声地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可是，此时妈妈完全听不见儿子的呼唤了，她已经含恨去了另一个世界！

从这一天起，庚伢子成了一个孤儿。

六叔奶奶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六叔奶奶家也是贫苦不堪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庚伢子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他常常出外去讨米，或上山去砍柴，不叫六叔奶奶知道。

那个年代上山砍柴谈何容易？柴山都被有钱的人霸占去了，不让穷人上山去砍柴。庚伢子人虽小，却有不信邪的劲儿，他想，这样一座大山怎么就是你家的？偏要上山砍。有一回，他在蛇形山上砍柴时，就遇到了徐家地主婆，这个地主婆指着庚伢子破口大骂：“好啊，你个穷小子，竟敢到我家山上来砍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说完就夺走了庚伢子手里的砍柴刀。庚伢子哭喊着要把柴刀夺回来，向地主婆扑过去，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连砍了三刀。庚伢子乘势夺回了柴刀，用右手捂着左手的刀伤，鲜血，滴落在他下山的路上……

这样苦难的日子，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才宣告结束。

在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上，过去那些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的“凶神”、“恶煞”，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。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争先恐后冲上台去，控诉他们的滔天罪行。复仇的火焰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。当那个徐家地主婆被押上台来的时候，庚伢子一见，顿时怒火燃烧，他冲到斗争台上，用他那被砍伤的手，指着地主婆的鼻子问：“山是穷人开，树是穷人栽，我们穷人上山砍几捆茅柴，你凭什么不让？你凭什么用刀砍我？！今天，我要和你算清这笔血泪账！”他的控诉引发了台下穷苦人们的共鸣，大家不断高呼：“打倒恶霸地主！”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庚伢子是个孤儿，农会特别照顾他，还分给他一间住房和衣服及生活用品等。庚伢子和所有贫苦农民一样，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有了自己的住房。解放了，他自豪地感到自己真正是生活的主人了。

1950年夏末，安庆乡人民政府保送孤儿雷正兴（庚伢子的大名）到龙回塘小学免费读书。开学第一天，乡长彭德茂亲自送他上学。彭德茂是雷

正兴父亲的生前好友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为推翻旧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地下共产党员。幼小的雷正兴，曾经得到彭大叔很多关照。彭德茂对待雷正兴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。

转年的春天，龙回塘小学的校舍派作他用，乡政府又把雷正兴安排到上车庙小学，不久又转到向家冲小学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。初小要完成前四年的学业，高小要完成后两年的学业，就是五年级和六年级。雷正兴念初小的时候，每科学习成绩都在95分以上，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1954年秋天，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望城县清水塘完全小学五年级。这在乡亲们中间，是一件大喜讯。现在读大学专科、本科，甚至读研究生、硕士生都是很寻常的事。那个年代在偏远的山村里考上高小，是很不容易的！

清水塘完全小学，离雷正兴寄居的堂叔家很远，他每天要起大早，走十公里路赶到学校，可是他从未迟到过，他总是到校最早的学生，打扫完教室就温习功课，学习成绩一直是领先的。他在这个学校最早戴上了红领巾，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。

1955年上学期，雷正兴转学到离家近的荷叶坝小学，刚一进校门，同学们就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因为这座学校还没有建立少先队，他脖子上的红领巾是那么吸引人，是那么令人自豪。很快，荷叶坝小学也建立了少先队。同学们一个个都戴上了红领巾。

我们新中国的儿童
我们新少年的先锋
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
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
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
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
.....
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

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
和平的风啊吹动了旗帜
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……

雷正兴和同学们一起在“六一”儿童节这天，打着队旗，唱着当年由郭沫若作词、马思聪作曲的这首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》，迎着风雨，步行几十里，瞻仰烈士陵园。

雷正兴不仅读书很用功，他从小就养成了做好事的习惯。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每天他一大早就来到学校里，打扫教室，把桌椅、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就坐下来读书或写字。无论刮风、下雨，他从不迟到、不缺席。

雷正兴怀着感恩的心情，像别人帮助他一样帮助别人。

有的同学生了病，雷正兴联络一些少先队员到生病的同学家中看望；刮风下雨的日子，雷正兴总是到校门前水大流急的又长又窄的石板桥边，扶着同学或背着年纪小的同学过桥；

有一位双目失明的没儿没女的孤独老人在山坡上摸索着砍柴，突然脚踩空了，摔倒在地，雷正兴急忙上前扶起老人，后来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帮助这位老人砍柴、挑水，和老人聊天。

一个人，如果他从小就在心里埋下行善的种子，从小就开始温暖别人，那么他做的好事会越来越多，他会成长为一个正直、善良和有爱心的人，他会在生命的旅途上闪射出人性最美的光辉。

1960年1月18日

雷锋同志：

愿你做暴风雨中的松柏，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。

——《雷锋日记》摘抄

二、考上了初中却没有去念

1956年秋，雷正兴高小毕业，渴望读书学习的他参加了一次不寻常的考试。

湖南望城第一中学的校园，是这次的考场。这天的清晨，赶考的学生们熙熙攘攘，等候着进入考场。

一名个头儿较高、性格开朗、面目清秀的值班女生杨华在引导着考生：“望岳区的在二年四班教室，铜官区的在二年六班教室，城关区的在楼上三年一班教室……”

熙熙攘攘的考生中有两个人是同乡，他们在沉着地利用考前几分钟对题。其中一个个儿不高、白净圆脸，刚好16岁，这是小学刚毕业的雷正兴，这时，他还没改名为雷锋呢。什么时候改的名，因何改名，接着往后看就会清楚；另一个长得挺壮实的小伙子，是雷正兴的好友彭少文，乡长彭德茂的儿子，他比雷正兴大一岁，昵称“虎伢子”。他们一起从家出发，赶了五十里的路，进县城赶考。

雷正兴热情地和站在远处的一个同乡谢小迪打招呼。突然，彭少文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庚伢子，糟了！糟了！”雷正兴关切地问：“虎伢子，怎么了？”虎伢子是彭少文的乳名。

彭少文几乎哭丧着脸说：“我，我，我把笔落家了！”雷正兴为他着急起来：“什么，什么？没带笔，你用手指头写啊？”雷正兴抬眼看了一下走

廊墙上的大挂钟，更加着急：“这还有几分钟就要进考场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彭少文已经急出了一脑门子汗。

雷正兴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笔，好，还在。他想都没想就掏出了那支来历不简单的宝贝黑杆儿大金星笔，递给了彭少文，果断地说：“你用！”彭少文犹豫而苦恼地说：“那你，你怎么办啊？”雷正兴四处张望地回答着：“我？我想法儿……”彭少文觉得这样做不合适：“都这时候了，你能有什么法儿？”

雷正兴和彭少文急得团团转，忽然，雷正兴发现了正在引导考生的杨华。便从考生中挤了过去，他向杨华求援：“老师！老师！”

杨华听出是喊她，便匆忙地做解释：“我不是老师，我是值班学生，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？”

雷正兴问：“学校里有卖笔的地方吗？”

杨华反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雷正兴实话实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支笔。”

杨华脸上有不悦之色，挖苦地说：“你们不是来考试的吧？”

雷正兴和挤过来的彭少文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雷正兴继续问：“学校外面有没有供销社？”杨华回答：“没有。即使有，也不会这么早开门。即使开门，你们跑去跑来也来不及了。”

雷正兴挠着头皮无奈地说着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

彭少文果断地把笔还给雷正兴：“我不考了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雷正兴一把抓住了他：“先别走！不能不考啊！”

杨华从衣兜里翻出一支笔，递给雷正兴：“这支，你们先用！”

雷正兴和彭少文意外惊喜，一扫脸上愁云，雷正兴接过笔，递给了彭少文，转过来对杨华由衷地说：“太谢谢你了！”

杨华笑笑：“不用谢，祝你们考好！”

就在这时，进考场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。

在简陋而明亮的考场里，雷正兴、彭少文分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等待发卷。雷正兴两手摆弄着那支黑杆大金星笔。一个穿蓝色制服、戴着一

副近视眼镜的监考老师在座位过道间走着，一个个地查看摆在桌子右上角上的考生准考证。他拿起坐在前排的一张准考证，准考证上有雷正兴的黑白小照片，有雷正兴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考号等。监考老师端详一下雷正兴白净的圆脸和那有特点的“刘海儿”，还有那支大金星笔。

监考老师依次查看准考证……

监考老师发卷子。

雷正兴、彭少文和一屋子考生在答题。

握在雷正兴手中的那支黑杆大金星笔在沙沙沙急速地写着。黑杆大金星笔的主人很认真很有信心地答着，监考老师从他身边走过，俯身看了看他的卷纸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

校园里，一丛丛开得茂盛的金黄色菊花旁，一些先交了卷子的考生在交谈着。已经出来一会儿了的雷正兴在和谢小迪对题。彭少文刚刚从考场出来，也聚拢过来了。

雷正兴关切地问：“虎伢子，怎么样？”

彭少文心里没底地说：“谁知道呢！”

谢小迪热情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县城一次不容易，上哪儿玩不？”

彭少文抢先回答：“不了。想早点回家。”

雷正兴也说：“哪儿也不玩了。”

谢小迪说：“我姑姑家在县城，我让她给你们做醪糟吃。”

雷正兴感激地谢绝：“不了！”

在校门口，雷正兴和彭少文把笔还给戴红袖标值班的杨华，并真诚地道谢。

杨华问：“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”

雷正兴回答：“我们是安庆乡荷叶坝完小的。”

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，雷正兴和彭少文心情都很放松，他们望着午后成熟的田野，兴致颇好。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时而和树间的小鸟逗趣，时而摘几朵路边的野花。